

平定州志

藝文 中一

第二十册

(S498)

(24587)

平定州志卷之十二

風俗議

國朝
山西
華文中
卷之十二
風俗議

風俗之盛其治世乎世益降俗益衰遂若潰敗不可收拾大約壞之者非一端救之者非一術士子憂心世道省躬克己未可以世與我一視之懸數前代聊以一二事見端如西漢事功東漢義風俗各有可紀至其季標榜太過失之矯激則汪洋千頃足救之及於晉清虛是尚名教貽羞則勤恪鄙吝足救之唐狄梁公誠心率物取日虞淵

山西
華文中
卷之十二
風俗議

則以委蛇堅貞救唐矣溫公四夷欽服走卒兒童
皆知司馬則以其忠信篤敬救宋之青苗新法矣
若其意稍有偏見稍未融不肯降心舍己雖學問
如程正叔氣節如蘇文忠時或牴牾甚煩擬議亦
奚救之可云也明代風俗亦且屢易言轉變之機
乾剛丕振一人英斷居多而百辟卿士精白同心
毋敢以養交忘協恭毋敢以偷安忘勵翼及乎內
外之間脈絡遞承知敬應不知夤緣上下之際仰
沫熙然知順則不知怨咨一道同風真稱盛際不

虞平治久而浸淫至於近世也近世士大夫立志
不真學術未得醞正務爲包荒意存褊窄則若藩
籬之外無人品競言執持心實依違則若聲氣之
內無過端小人乘其勢因以播其惡網維破壞幾
盡多言置若罔聞事不可爲乃始相顧錯愕共付
天下於一擲而已嗟乎馬失其御不得收丸潰於
泥不得止誰生厲階至此極乎土崩之惡方見糜
爛之氣旋騰一爲決裂萬事波頽詩不云乎載胥
及溺其何能淑則其象似河畔秋草靡然萎落共

成一色而已風俗甯有可言哉是以往時有是
今無之淆亂不清也往時有愧悔今無之滅沒無
存也嗚呼江河莫返鬼魅已形將遂終焉已乎無
已以篤行先之有郭有道其人視履不渝當知自
守矣以清修振之有管幼安其人揮鋤落金當知
自愛矣以敦厚易之有陳太邱其人宣流道化當
知自處矣天下理莫誼於德義事莫急於勸誨持
是說而終始之風俗之一救也今

天子聖明公卿自執事當必有明綱飭紀躬修率物起
而任風教者鼓洪鈞而新物類專有望於今日矣
不然胸無所見影響多言則風俗之首蠹又使意
有所寄依附不休則蠅蚋之智見其所見他無所
見不與之言風俗也

物力議

見食貨志

風俗物力二議上下古今洞見天人此議一出
可以救世可以持世當無作文字觀

猗氏喬松峯

李槐莪贊

砭砭窮經白首無能漫得一官時匪昇平兵荒交

乙亥少志
迫智士思藏愚昧何人敢任痴腸乃或提戈戮
跳梁尋亦廩法豪右是僵殘邑廢壞格律稍明菩
薩霹靂都未敢當滄桑且變四海空囊竄身田間
免求自臧灌園自適展讀意狂古道照人迥然欲
上粗糲可餐腐儒舊相嗚呼庸庸碌碌險阻備嘗
日邁月征視履知祥古人與徒兮今人伍亦奚事
於和光

明季遺聞草畧叙次詳明文章磊落而隨議隨
斷更是柱下手筆至若盱衡當代慷慨時艱真
令讀者怦怦付諸梓人以備求野史者助
楚靳張仁如

重修漢三義祠記

國朝張修己

買山子曰造梵宇創神祠建浮圖布橋梁補缺興
廢一切佛事咸有財力者爲之不則問父老鄉里
好事者爲之不則頭陀發心羽客有大願力者爲
之甯側身士類志在功名壯年誦習之人所宜爲
者哉嗚呼爲此者始於甲申亂後余卜築是邨之
東南瀆私自念一無所爲每逢花天月夜雨霽雪
散時輒登漢三義祠臺豁目詠懷焉因覽祠之舊
制中殿三楹一門兩窗太暗也臺之前女牆石砌

過樸也臺之下有東廡無西廡未備也余乃謀
同人孟子良藩曰吾輩一無所爲且夕流連於斯
曷不思所以補之易之以畢勝槩孟子唯唯樂輸
所有棟斃其不足者黃冠真鸞暨厥弟子冲雲冲
霞走募諸檀越易門窗爲朱櫺十二扇暗者以明
更女牆爲華檻樸者以麗臺下增西廡如東廡缺
者以備工將告成臺左西廊又爲霖雨全傾真鸞
師弟復募諸檀越修葺如初厥後數年壬辰詹使
君其禎以公山憇於臺上之亭見其簷頹棟腐不

可以久遂捐金爲諸父老倡復修亭三楹視故亭
益壯觀矣真鸞曰先後經營不可無記余曰惡乎
記記神之功德與當年同心協力恢復漢鼎會後
之君屈辱臣奸回兄弟寇讐朋友翻覆對之而面
目難施者昭然彤史矣余奚足以記之記神之靈
異歟貴而王公士夫賤而走卒蒼頭老而耆艾幼
而童稚一道及威靈便如雷霆霹靂儼然在頭角
間者余奚足以記之記是祠之都且美歟方輿之
內妥侑三義者由都會以洎郡縣由郡縣以洎窮

鄉僻壤空谷深山地各有祠祠各異制莊嚴宏敞
可人心目者百千萬億又奚足以記之無已而記
其爲是者抑亦無所爲也姑爲是則猶近於聞風
慕義之事也已窮措大有何財力大修佛事不過
學問父老隨羽客後充導師耳嗚呼豈其所宜爲
者耶拜手稽首勒辭一章

盟涿鹿匡炎漢漫說三分只一緣未絕却如長夜
之復旦灑氣於昭日星並爛奚但孫曹屏息俾奕
世賊子姦臣見聞愧汗

祭大廷尉日葵張公文

苗 蕃

嗚呼公之生也在萬厯旃蒙作噩適五十年熙洽
之中事親能孝移孝作忠一室之內孟光梁鴻弱
冠舉孝廉杲杲乎溟旭之方東吾鄉之近鄙上也
咫尺山斗儕鶴先生爲海內文章經濟之象龍公
負笈從遊十載磨礪筆存史漢之氣詩歸唐晉之
風陰符旣得金門遂通一時登龍之彥如湛持峯
陽石齋鴻瑤現聞念臺諸名宿接鄒趙顧韓陽左
周惠而繼起爲東林歲寒之喬窳公剖白元黃風

清輦下行行且止而避聽於是領袖臺班保全善
 類則仲山甫補袞之功至貫索星虛邁種德而官
 占也枚卜功臣甯曰惟吉之從惟時潛蛟脫釣高
 鳥藏弓千頃之陂萬壑之嶽居無何昆灰代劫乃
 戾疾之交攻三年不起甲子六十有五而已嗚呼
 生老病死春夏秋冬去吾身之大患得性命之真
 空公昔自號素位居士矣信乎可均可蹈可辭不
 過賢知隱怪之尋常事而不可能者惟天下之中
 庸嗚呼香山伯道嗣子尚窮公庭皆蘭玉氣白如

虹能問安而侍饌復厚德而慎終跡公之宦津歷
 涉而不朽千秋也於山見嵩華恆岱於水見河漢
 江淮於師見趙忠毅公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應
 無所往而生其心友成仙成佛之英雄蓋公常栖
 心元釋嫻於內典而兼守黃庭之宮者生等白首
 執友後進顓蒙詩朋嫺鄰夢想音容悅人心風俗
 之罔豸值老成典型之莫宗撫棺並挽而泣然雪
 涕也非關聲氣之附會實比骨肉之哀恫嗚呼痛
 哉尚饗

達雖倚門之歌慟實吞聲之哭哀音繞紙古道

照人廷尉固自足傳得斯文而益不朽矣 徐芳

苗君此文外復有太原傅青主先生祭日葵先
正文其序內慨王風之蔓草傷大雅之云亡無
限低徊今只節錄韻句以存梗概嗚呼隱哉至
性老鄙上談經聞道早敬以敷政廉不飽建言
議獄星日觸嘉山碩果晉之表遭時不造繁難
考六十有五壽良少嗚呼隱哉先正情瀾之類
也拳石輕一木焉支大廈傾嘉山春花紅照人
嘉山娟月秋自明先生一牀無處橫甲申六十
已不生蹇產歲月待河清待之不清甘速死死
而後已鏗厥 毅魂幽魄悲無已松楸夜泣老
卿士亂世會葬人觀禮禮易而哀公有子焉焉
矣矣知生死誅詞無窮忌莫矢靈之來兮鑒非
彼敢我後
人誨古始

鼎建樂壽菴記

苗 蕃

真禪必慧大勇必慈慈發為仁慧定為知知動而

樂仁靜而壽雲山煙水磨盡英雄仙佛歸休於是

乎在史稱關帝喜讀左傳語言文字不少概見只

有聯句留傳人間一日願天常生好人一日願人

常行好事大哉斯言常人惡人俱置勿論古今所

患名為君子自做好人自行好事豈不是好惟其

受病止知有自率此必至殉名欺世博已絕物終

於無成凡天下事非一人做常生好人人人都好

常行好善事事都好不獨我勞世界自平敬修此
願善與人同安懷友信當不過是是故關帝生敵
萬人沒爲明神皈依三寶護法伽藍如來世尊憫
眾淪陷囑大菩薩爲眾導師朱真西山讀善門品
少未能解後以意測皆佛寓言唐李文公問藥山
師云何乃是黑風吹船飄墮鬼國藥山師曰李翱
小子問此何爲文公色怒藥山笑曰只此便是黑
風吹船飄墮鬼國以是推之利欲熾然卽是火坑
貪愛沈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

覺舟登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
自脫毒毒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疾如獸自奔讀
是緣者作如是觀蒲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
張檀越知古稀而悟空諸所有以瞋故捨先是瀑
隱曾發我願時節因緣以喜故捨瞋喜二法助起
瀑布峰頭鼎建一菴山水閣間名曰樂壽爰立聖
像如前所聞丁宏重九落成勒石拜手稽首而說

偈言

玉虹飲澗瀑花飛雲鎖招提入翠微伽藍大士同

此栖志在春秋夜讀時匡扶百六震其威般若波
羅為導師一切苦夏救以慈仁知極樂壽於是英
雄仙佛是皈依天下青山骨可立而况當前景絕
奇金霞羅岫聚靈暉松濤吟雨毒龍活清磬疎鐘
馴吼虎鈴飄塔影梵音吹日月燈函舍利輝雪菴
為卧葛為衣萬劫歸空懺恐遲抖擻根塵信脫之
南海西天即在茲

復建魁星樓碑銘

苗蕃

晉之雄州四西蒲南澤北代皆名區也而平定之
形勝首甲於東郡之奇峰九冠山上嘉玉屏九地
靈也而文昌之聳傑適丁乎巽當成宏嘉隆之世
踵接台垣多父子兄弟之科肩成苗裔即真風稍
歇而古氣猶存建閣權輿在歲己酉登龜食墨既
景迺圖斗望京華葉守引燕雲之宿文高典冊翼
軒留大泌之碑三十餘年春秋繼榜富貴而溢教
化竟衰昆劫驚灰營室特蚩尤之舍咸池漸浴泉

盧兼柔漢之音童殺狎水弱而揚波沙融見金多
而射影吝寔原於總貨悔莫甚於近名奎壁潛光
詩書造刃虎昂泮沼龍泣圭峰未之前聞至於此
極上帝曰咄非火浣其垢曷發參昴之輝欲鼎取
其新始復河山之秀乃命祝融鼓焰箕伯怒號百
尺巍峨半晡煨燼抑柳州之所以賀而薪盡之所
以傳乎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壞極而有
事也革之上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蔚乎其文
也值員僑夏郡侯來典斯土昭質未虧初試干將
之錐以愧莪李明府爰董是役老成尚在羣集席
上之珍攷土有方就緒最捷砥擎四柱梯進三階
簷阿飛翬棟宇跂翼居中則梓潼帝座本孝友爲
化身更上則斗轉魁星向陰陽而指顧邇護文廟
遙拱宸極朝曦送青旰霞來爽璫璣銀漢倚雕甍
繡闥而可捫浮化桃江作華表捍門以相衛比之
舊貫壯哉偉觀而貞珉未鐫蓋最屬難舉會司李
王公炤千振風雅之宗文章歸乎李杜同太守李
公恒挾堪輿之奧精神見於山川指星巒而謂瀑

隱曰魁閣落成麗牲宜刻玉立於磷緇之際雞鳴
於風雨之中思永將來惟子勒記嗚呼問野人而
媿先進經歲寒而幸後彫詎能邯鄲涓之辭恐辱
石孝忠之拽耳不敢啣蘇自外聊泚筆而碑焉

銘曰側注西山天作如冠屏開玉表川湧嘉瀾
高下連城跨河之腹三派交叅若揖清旭龍頭
屬此文閣凌霄陶唐風古志契儀皋昔人建閣
福慧雙合伊誰云憎閣乃災輒今閣復成隕而
再升後人爲善鬼域不興有覺其楹空中噲噲
登斯閣也匪徒一拜一十七世士大夫身九十
七化用章俊民星高魁斗懸毫陰吼風水陰功
左宜右有道未墜地文未喪天神之聽之慎旃

慎旃

文昌祠銘

苗 蕃

文文山以一身荷三百年綱常之重運當浩劫精
忠悲壯發於詩歌謂天地正氣上爲日星下爲河
嶽於人爲浩然浩然者蓋直養所性之善而篤實
光輝以至於大者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俯仰古今惟文昌帝君一十七世爲
士大夫傳九十七化之行藏而經緯三才也太史
公天官書曰斗魁戴匡三能之上是爲六星一曰
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
曰司祿則凡文明武威賞功刑過好生保嗣救一
切苦夏皆在所掌不特權衡桂籍職分東壁圖書
耳地輿志名山大川江廣漢永發源於岷峨之域
控以灑潏瞿唐奇秀甲天下上帝寶五玉印授神
禹治水藏之灤溪故神靈瀉發每在華陽戒士敬
字之文瑤章璀璨鐘鳴雷杼降筆飛鸞多兆坤維
也人事之紀以見於經傳者不信當周宣中興申
呂嶽降仲山補袞方叔壯猷召虎平淮一時孔碩
肆好之音多吉甫所作吉甫大將薄伐獫狁至於
太原歸而燕喜所謂侯誰在矣字以孝友而不名
則帝君實相熒迨秦漢唐宋皆有顯應迄我大明
都城東南觀象臺之前是爲帝宮月窟天根實居
其勝公車人士三年雲集祈祥徵夢羣彙木天海
內之建祠者咸準則焉右文大一統之治實超歷

代上接成周嗚呼盛哉越至於今日月沈淵滄桑
易谷三百年綱常之重竟任伊誰忠孝慈仁經權
未亮元黃剝復數理當亨帝君仙釋交修現身說
法隨時與處遍滿聖靈則必斡旋造物錫福生民
矣一十七世之外世世焉窮九十七化之餘化化
何極尚洋洋乎如在上如在左右哉善乎蕭山先
生之言曰豈當今世而常隱不現必不其然先生
姓黃名三尚以於越名宿來牧平定蕃昔感夢帝
君適出先生門下興工緣起俱在引跋石碣中先
是董其役者則延君國禱紫筠爲憲副公仲子翻
翻塵表與延州道士袁真福爲外方交破慳拮据
克襄厥始丹雘暨茨蕃頗就緒事在天啟甲子崇
正辛未間也紫筠旣沒子曰遐齡才品文學足世
其家高等籍甚而久稽一第甲申寇至薦紳受禍
延以潛鱗得逸是有後福賊之犯闕西奔也三晝
夜軼井陘口數十萬虎狼蹂躪我里者近半月寺
觀廬宇焚毀幾碎而帝祠巍然道士典持力也蕃
亦出險憂患而生視息尚在人間乃相謂曰祠建

二十餘年曾未作記今閱世鼎力之身是碩果不
食也則帝君實呵護焉不銷貞珉焉示將來爰碑
而銘之其詞曰 斗星玉衡秦階之庭帝謂文昌
咨爾六星六星云何兼資將相司命司中司祿是
貺昔授神禹玉印在瀛嶠冢導滌岷山導江國志
華陽梓潼靈閣降筆飛鸞以彰文瑞詩歌二雅周
道中興文武吉甫元老內憑穆如清風其音孔碩
孝友字張首匡乃辟陋秦登漢跨宋包唐大明文
教誕敷多方士大夫身一十七世九十七化歸於
慈衛天將救之越至於今若之何其龍髯飛矣鳳
兮哀矣神之格思歸然我里追記蕭山威儀漢官
南陽名胄西極黃冠輪奐方鳩肇錫我夢謂我賁
皇楚材音用續食京華二十餘年夏符凝碧隱學
藍田裴迪似延朝川擬瀑遊方之外帝所清福碩
果不食留此同人貞珉莫泐永祀千春

右碑書丹係九符手筆結字規格逼肖鍾繇

白母陳孺人壽序

戴廷斌

榆關先達有白公昆仲兩京卿以直言敢諫著名

武宗朝代有名儒歷四世而得今有道居實先生
清才博學爲檢關異人乙亥丙子間受知於袁山
先生三立書院課藝而先生聲稱籍甚余幼止知
其爲文人已耳國變棄舉子業不就發憤爲詩隨
離騷一編獨往獨來於青泉白石之間人世得失
利害不一動其心又知先生不獨爲文人且貞士
矣先生與青主先生交最篤余從青主先生遊因
得其母太君之賢始知先生之能守士分者由太
君之能守女節有以教之也太君數十年寡居治
家有法教子有方今年九十髮蒼而貌豐食勝而
步健尚若四五十歲人自是希世壽徵雖至百歲
猶未可量也此固太君之福而太君之賢則在先
生不喜徵聘棄青衿如敝屣而不以爲非先生任
性放達不問家人生產而不以爲過親操井臼紡
織不倦一家衣食多仰賴於太君甘爲勞瘁而不
使先生奔競世務以全其節此尤婦人女子之所
難或曰太君年過期頤才如先生苟取青紫得祿
以養未必非孝而不知非先生之志並非太君之

志且吾黨之所以重先生以重太君者在節義不
在富貴也余爲文壽太君而服袁山先生之得主
青主先生之知人也異時輜軒之使採風榆關有
貞士之母而操節如此傳之列女以爲百世勸可
也是可以壽太君矣奚必羨八千歲椿哉

居寔先生抱經濟之才際滄桑之變富有述作
所交盡當世知名士沒世後豈寂無誌傳之文
祭子姓淪落著作飄零莫問名山之副碑銘剝
蝕渺無華表之存雖高風諒節景仰有人而考
獻徵文搜求無自僅獲此序於昭餘三覆斯文
人則崎踪落落文則叙次班班溯當日白城托
跡閒吟白也之詩黃石知心遠發黃農之唱
則丹區集留斯片續白先生亦藉以千秋矣

重修文廟記

張恩

自大聖人以素王爲萬世師而學校星布於天下
以故郡邑牧長博士諸生莫不望賢序以步趨而
政學各得其宗蓋教射者示之鵠教戰者示之旌
仰宮牆而思學道猶之射侯鞠旅布三乏而建七
星也吾州學宮據城之東北前映玉屏戟門爽塏
壁池宏敞舊頗稱爲勝致因厯載滋多墮靡不治
材朽巧蝕鞠爲茂草者蓋數十年於茲矣前郡伯
眞州劉公諱孚嘉整理大殿粗具規模尋以內遷

去未獲大竟其業洎廣甯何公來守此土綱目舉
張首先文教朔旦謁廟之期輒周覽堂序而愴懷
曰廟貌未新何以妥神靈而光俎豆於是捐金糾
役諏日興工楣棗甃甃之朽者易之丹雘髹堊之
墁者塗之殿廡門牆視前制倍加巍煥而春秋釋
奠之辰復增紗籠燈燭以賁文光掩映輝煌金碧
燦爛郁郁乎美觀也哉夫學校王化之本吏治之
源也昔任延立校宮而武威有儒雅之士鮑德起
橫舍而南陽稱禮樂之風他若文翁常袞建學倡
文而蜀山閩海之間卒能變殊俗而臻上理可知
識治體者惟其急先務耳公自蒞任吾州程角多
士蒙養稚髦旣已身作型範口振鐸音矣乃復葺
理學舍以肅觀瞻非沈潛於學道愛人之訓而深
知爲政之本者恐見不及此豈易得之一簿書錢穀
中也耶雖然公非獨宮室之敝是葺將亦士習之
敗壞是修今自廟貌重修以來竟棟翼然而增其
閎彤彩絕然而增其麗從此吾郡之秀出編氓步
武孔轍者相與仰門牆厯階序升堂入室如聞辟

雍之鐘鼓而文亦若增而絢氣亦若增而揚志行
亦若增其堅固完好士習之新且與宮牆而並煥
焉是則公崇文之至願爾凡我同人尚其共修厥
業以稱宣公之雅意異日者踐文石履赤墀出爲
清廟明堂之棟梁以翊襄

聖天子文明之化人必且按籍而指之曰此其冠峨嘉
水之毓秀與實賢大夫興學所造士也公之播德
於吾州豈有既哉諸紳士咸曰是宜壽之石以誌
不朽命余小子特記其事云公諱錫祿字萬鍾蒞

郡九載多善政今薦陞本府西路司馬時勤
事者則學正永和楊公諱廷棟訓導臨汾蔣公諱
宏緯理合并書

買山子遺集序

張 恩

余與張子心白同視席者數年課業之暇輒尚論
吾鄉諸先輩間及族譜家世因得悉君吉先生之
爲人先生爲張子伯祖天性嗜學督學臨侯袁公
郡守連六魏公俱大器目之因生際日昃之秋早
以井初蠱上自矢丈室楚楚風雨一編文取腐遷

賦愛元亮詩則浣花翁頽澗墨漪焚香靜遺澹如也嘗問業於先廷尉公時與先王父暨諸叔祖相賡和劈牋刻燭一樽從事往往留宿齋頭太原松僑老人亦善遇之顏其居曰詩陶曰隘龕良有以也先生既邈立塵表寄意幽深如野葩孤芳秋潭獨炤愛爲詩歌以寫其踈澹蒼涼之致而兵燹灰燼苦無存者張子偶檢舊篋蒐得殘本隨手錄成帙出以示余曰此先伯祖遺稿也余得之蟲鼠之餘者也負才如此而不獲少展於時詩果能窮人

耶余謂詩發於情情發於興興發於高山流水遠樹寒烟與夫黃畦碧野幽蹊怪石之間若嚶鳴之鳥偏反之花皆足以盪心胸而滌滓穢今觀先生之詩峻潔蕭遠清音逸韻淒風谷雨爲助應多使先生早歲奮揚引而登之冠珮車騎之林恐未必冲承若是且夫弔湘嘆鵬原不必清廟明堂也張子曰然其爲我著之簡端余以名淪下士何敢輕序前賢獨念先生與諸大父夙契金蘭誼通孔李集中贈貽諸什情見乎詞而余與張子臭味相投

復續舊好其宏厥先緒有可嘉者遂冒佛頭之誚
略紀數言至張子句滿奚囊筆生花葉則家學淵
源所自來矣爰爲之書

董筆傳

張 恩

先生諱筆字叔良先世瀋科第數傳至曾祖五行
潛德弗耀五行生泰樂施予有古義仗風泰生古
初先生諱純儒兩中副車任蒲縣司訓舉子四先
生序居三皆郭太君出生而聰慧就外傳卽勤吟
唔不少休弱冠遊蠻食廩祿文譽日有聲年旣壯

豐頤長幹坦易光明不爲無眇之行亦不設爲崖
岸事古翁太孺人婉而恭暇卽與昆弟輩引醕歌
呼適田荆之樂雖析箸猶同大被也性嗜古嘗擷
左國紉遷固旁羅驪選而組合之自勒一家言工
詩豪飲尤善點波法吉光片羽流播颶城中一鄉
善士多出其門下者學使山左董公奇其文拔貢
入廷對時長洲慕廬韓公爲士林羽翼同業太學
雅遇之知其非常人也史仲謀太史爲吾鄉乙卯
省元未試前語同列曰董子叔良未來吾當獲今

科解首其爲文人所敬畏多類此先生人龍學海
視掇巍科如拾遺然不爲榮名所縛繫蚤就寒官
一席於蔚州至則立社課文士風駸駸然日改觀
大司寇魏敏果公語學憲曰如董教官殆所謂官
無崇卑稱職則善方在欲提舉郭太君病且不諱
家貧艱殮具適任所遣伴賣俸旋日始瞑人皆稱
爲孝行之感丁艱荼苦一遵古制焉旣服闋補官
猗氏學宮頽廢遂集諸生而憮然曰此吾分內事
乃捐俸爲補葺資先賢木主歲久剝蝕者一一整
飭之泮壁維新乃樂鼓周室之菁莪矣先生課文
講學無虛日於是會稽立經舍仲舒下以居有樞
趨請業者時設酒肴以相談諸生亦或絜壺觴鷄
黍就絳帳而來循循然人皆忘門外雪而樂座中
風猗邑之卿大夫悉賓以師禮復與大中丞爾錫
衛公輩約雅集屆期則咏古風一體排律一體或
臨法帖一二紙然後彈棋醕酒斲盡一日之歡吁
今人得一官輒希榮媒寵卽冷署多熱宦習先生
獨蟬脫於濁穢塵埃之外庶古道猶見今茲云先

生淡泊寡營稍集俸餘每樂濟人艱愚年友羅子
謙爲百常公令嗣曾語余曰家君髫年應童試貧
且廢讀董太老師憐而延之署齋且教且養卒與
世伯兄弟同科丙子榜卽不肖之得繼書香而幸
叨微名靡非洪河之潤也噫是可以觀天道矣辛
未歲大侵河東憲副委賑北鄉先生粟必全給粥
必親嘗嚴蠹吏之侵紉而洽元元鄉曲倚之爲慈
母泊先生覽揆之辰鄉民扶老携幼羅拜於宮牆
左右者千餘人於戲使先生克就其用不難霖雨
蒼生此豈徒以吟風弄月畢乃事者哉乙亥陞蒲
城縣佐鬱鬱不得志唯自適於一觴一咏之間以
頤吾眞白水澄城諸鄰士多負笈而就業焉適邑
侯公出先生奉憲委代庖則冰雪自矢秋毫無所
染或有諷以稍自潤澤者先生顰蹙曰秦民罷敝
已極在蒲尤甚譬若人病根已成病形未發不以
參朮調養而專事急攻或病發於四肢或膿血而
潰爛雖有扁鵲巫咸何能爲哉吁觀仁人之言可
以知仁人之用心矣後憲學公解組高尚而先生

亦遂罷職歸田雖宦囊羞澁以咏遂初藥欄石砌
之間其樂陶陶也時而槽鳴曉溜瓮漲春寒起視
盆梅吐瓣如雪輒延知交來開詩篋列棋枰傾罌
相歡用以幕天地而瞬古今若古所謂得全以酒
者無何以酒疾終張恩曰昔陶靖節畏榮好古樂
酒德而樂天居士醉吟相仍若循環世多豔稱之
先生豈其流亞與孰謂古今之不相及也抑余聞
先生家居時夢人贈花五枝因題其堂曰夢花而
星聚東井桂簇燕山矣夢其吉之先見者與先生
含光抱璞以福田遺子孫其徵不獨在夢也語云
善濟則昌實孚則光先生之嗣宜昌而光今建翁
之樹甘棠於南國也特始基之端耳先生已有葬
期乃子孫姻婭之屬俱詳通政潘公誌銘茲不更
贅

待澤碑

甄 鋤

平定居萬山之中而河川分繞衝徒無常昔人有
半田半水九分山之嘆非虛言也前明地糧原額
每糧一石折徵銀九錢三分二釐八絲萬厯間每

糧一石加銀一錢五分七釐四毫尋復加驛站銀
九分九釐四毫三絲又加絲絹銀九釐四毫七絲
順治初因丁銀缺額加地差銀一錢一分五釐九
毫四絲後又統加匠價銀四十八兩由是每糧一
石徵銀一兩三錢一分八釐有奇較之原額實加
十之四矣况乎正供之餘雜派繁興輸將既難而
催科更迫終年繁比悉索下逮於妻孥逋欠無歸
貸償猶牽乎親黨所以百畝之田不值數金士庶
之家半爲廝役趨勢不趨農避田如避債有以業
而死者有棄業而逃者有虛錢實券而佃於人者
有加之以壺漿東帛賠之以笑貌周旋而惟恐人
之不我替者蓋前者數十年之間其情形大抵如
斯也雖康熙初年有鄉民王本源叩

闕愬荒蒙

恩豁免然加增之銀未經少減而河水之侵日益滋憂
地薄糧重莫此之爲甚幸賴我

國家休養生息貴粟重農無微不至故深仁厚澤遍
洽山區望風郊原蔚有起色迄今黃髮遺民遊太

平之世而追叙前因或且數行泣欲下後生小子
忽忽不知也邇者 大憲飭查有丁歸糧辦之議
但欲因地而制宜非概強民以從事 憲檄周詳
至明且悉詎浮議無端鄉民凍粟聞風懼患似溺
如焚雖陳情以乞免實哀籲之無由於是計無所
出或捐貲或用力居者有區畫之勞行者有匍匐
之苦徒步齎糧兩行赴愬荷蒙藩憲大人陶公諱
正中俯察情詞大加憐憫又幸 撫憲大人阿公
諱里裘洞鑒若神明沛恩如時雨諭令照舊辦理

永免更張一時榆關數百里之間歡聲振林木僉
曰愷悌君子去我萬年之累卽錫我萬年之福則
亦以萬年祝之可也抑嘗聞之古者則壤成賦而
計口徵徭而粟米布帛與夫力役等科用一緩二
行仁政也春秋以後賢君代少驅民如犬羊己有
丁歸糧內暗行加重者唐宋來食貨諸志言之詳
矣我

朝無力役之征惟以丁銀折貢小有事焉輒以重價
給吾民仁孰甚哉又康熙五十年欽奉

論旨永不加丁自此生齒日繁父兄子弟合辦一差爲
力最省而陞富減貧又著有定例是今日之計丁
居糧後也平定糧旣重而地實磽故丁糧由舊已
欣然有更新之慶若權其所加之數而量爲末減
則尤望仁人父母入
九閭而上告也夫

重修嘉山祠碑

甄 鏞

湧泉亭西有嘉山行祠舊傳爲晉公子先儒郭紘
以爲卽太子申生也明嘉靖乙酉重修以後今二

百餘年矣亭毀廟亦寢頽僧正司宗印拜懇紳庶
募貲改建廟貌煥然增勝於前工竣以禮來屬愚
記之愚嘗讀史至晉侯女戎之事不禁廢書長嘆
也嗟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古今之大倫也而憂
虞險阻至此哉夫女子小人朋比而禍人家國也
固也卽忠臣烈士一撓讓慝之鋒而身齏骨碎也
亦固也當其時若宋公若楚子事變相尋正復不
少獨一太子乎愚蓋惜夫後之君子徒知太子之
材悲其遇而未嘗稔度其心也從來天下之故起

於閨門而人情易錮之私莫如牀第之間太子而
羅斯不幸也顯言之則暴父之過曲言之則傷父
之心直受之而不言則無以動君父悔過之思而
使之益濟其亂吁人生至此誠哉難矣觀優人施
之言曰申生爲人小心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
故施讒自太子始宋儒真德秀曰精潔之人惜名
顧行惟恐點汗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
故曰必愚蓋欲使其君一遇精潔易愚之人而愛
惜之保護之不遑也然使太子而僅若是則太子

亦悻悻自好徒以成一身之令名而漠然於君父
之情直忍人耳何以爲神神之意若曰事已已矣
無可言矣或者拚此身而冀吾君吾父之一悟乎
則禍水之狂瀾猶可迴於旣倒而社稷蒼生庶得
延以徼福耶故惟張子之銘曰無所逃而待烹申
生其恭也斯知言矣且夫世之以智而自全者固
不如以恭而自矢也古之人抱非常之材履不測
之地常供職投間或以飲博示無意甚者文身毀
服輕去其鄉而陰綿其祀其罪未必至死而或且

以無罪顯太子諳於是謀則曲沃之行不必具德
東山之役不必見功惟庸庸瑣瑣以免青蠅之口
而立於無道之朝是亦不可已乎雖然果若是則
太子哲人也仍忍人耳坐觀君父之成敗而苟且
以自容此心復何心哉故以既仁且強之太子而
匪躬蹇蹇夙夜於公至於無可奈何而視死如歸
誠恭甚也恭則忠恭則孝志在君父耳死生奚計
哉傳曰聰明正直之謂神未有不忠與孝而聰明
正直者也况生有明德而殄厥形死爲明神而享

厥土理數自然無足疑者然則今之重葺斯廟而
加之美大也固以妥神明維風教勵人心以承天
休也豈商人之尚鬼越俗之崇巫也哉愚臨毫遠
覽悲太子之心而長嘆不已焉迺藉優人之歌而
翻之爲古詩一首

詩曰晉宮烏烏樂吾吾失母雛烏不敢呼瓊樹碧
梧空百尺散落荒原霜草蕪朔風吹之何太急一
鳥矯首獨踟躕長宏之血千年碧鮫人泣盡盡明
珠天帝有心匪聾啞咨爾巫陽愍此孤乘白鷺兮

御丹鳳靈鰲負兮螭龍趨下國新城忽來往山鬼
夜鳴震蘇蘇華表亭前是耶非九臯鶴唳聞八區
神魂恂恍總不得嘉山深處靄清都瞻我晉宮無
恙否佑我晉鄙永無虞翬飛鳥革今式廓城南佳
氣擁方壺馨香俎豆千億載金馬碧雞徒虛無

補葺環翠亭記

王祖庚

州署東北隅高阜之上有亭曰環翠形勢軒豁峰
巒拱抱臨眺間有離塵絕俗之槩洵榆關之勝地
也前守張公諱慎者創修之中亭三楹東西舍各

一緬自康熙二十四年距今六十餘載殘廢已久
余於昨歲小春來守是邦撫今懷昔不勝悵然興
言補葺而未逮也今年春出俸錢三十緡庀材鳩
工缺者完之圯者修之坎坳者平治之始於仲春
下浣匝月而告竣悉仍張公之舊葺易爲力亦不
忘所自也公退之暇登高遐覽庶幾心神怡曠不
爲塵滓所蔽塞豈不快哉爰題其額曰超然又得
句云城隈曲水千層碧郭外環山萬點青書以懸
之柱間誌其實也亭坡之東間植松柳若屏障焉

雖然待其蒼鬱成陰參差掩映於雉堞間爲茲亭之勝賞者當在數十年後乎余於其時已不知何往矣人將笑余之癡愚耶抑笑其癡愚而踵事增華耶余不得而知也特筆之以紀歲月云

後環翠亭記

王祖庚

是亭也初不知始於何時亭之中有木簡書張公諱慎者新建由今溯之幾六十餘載而郡又無志可考遂以爲張公所建也近檢明萬曆時志云創建於宋名思武樓大觀四年州尉高更名湧雲元至元二年改建爲堂祀金禮部尚書趙閑閑秉文吏部尚書楊文獻公雲翼左司郎中元遺山好問元翰林學士李文正公治國子司業王秦溪構中書左丞呂忠肅公思誠名六賢堂明成化時又名崇賢嘉靖二十一年王公諱齊者守郡復易爲亭環翠之名始昉噫亭之因革興廢由來久矣夫亭爲榆關古蹟金元名士曾爰侑於茲顧任其荒頽而不之省耶志又云此爲州之文案不可廢按亭在城東北隅於位爲良良之象曰其道光明斯言

誠有本哉然則爲樓爲堂爲亭古人非無所爲而
然而張公之重建雖因猶創也余固樂亭之成尤
樂亭之成而有造於都人士也故復叙其源流而
勒之石

彌齋刺史雲間才子寔江左詞宗三公世胄非
百里恆才以經術飾吏治受州乃衝劇之區分
餘事作詩人環翠占登臨之勝豪氣得江山所
助循聲借筆墨長留存斯二記亦足以珍矣

建修靈邱縣貞節祠序

劉元龍

吾嘗讀易至節卦而愀然也曰苦節不可貞夫節
未有不苦者也而聖人戒之以不可貞恐人畏其

苦而不克終其節也爻之初曰不出戶庭二曰不
出門庭似乎言門內之行若專爲婦人言之也不
知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貞夫一者也三曰嗟若
其節苦矣夫節者變也遇變而烈出焉之死靡他
成仁取義變以濟其常也至四之安五之甘安與
甘苦之反也變以濟其常此又變中之常以濟常
中之變也節之中有孝焉婦道而兼子道也節之
中有慈焉母道而兼父道也孝盡而翁姑得養無
子而有子也慈盡而幼孤成立無父而有父也所

謂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何安如之何甘
如之而上六終之以苦節者蓋節者非人之所樂
遭也並非人之所忍言也時至節而天下事不可
問矣先苦而後甘者天所以成人之節外甘而中
寔苦者人所以自成其節也以序卦言之未節而
先之以渙渙者離也君臣離而臣節見父子離而
子節見夫婦離而婦節見不離不節離者不可復
合節以合之離者人也合者人之天也聖人於上
經三十卦係之以離於下經三十卦係之以節意
深矣節之後爲中孚中孚信也節而信之信及豚
魚况於人乎

聖天子之表揚郡邑士大夫之廟祀以維風俗以勵人
心皆信也聞之有大節者必有大名名者信於人
所以名者信於己之天也靈邱無貞節祠或曰昔
舊有而廢也而不可不祀之也恐人習聞節之名
而不知節之所以爲節也著其說以爲序

重修平定州城記

陶 易

我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大化翔洽溥海內外罔不漸被乃
 特詔天下郡縣城郭間有傾圮者各令所司分年修葺
 平定在列國為趙地漢淮陰侯信走井陘道過此
 曾駐兵後因舊壘為上城上城周二里三百四十
 八步宋太平興國四年又增築下城城隨山高下
 計六里三十八步明嘉隆崇正三朝曾修之惟更
 代不一成敗相循迄今一百有三十年矣乾隆甲

申秋九月易奉

簡命來牧茲土周視城郭見頽堞敗塹蔓草迷離舊估
新增徒存文冊詢之故吏訪諸父老正旁徨於土
木版築之交而州城應修之檄已由司空而中丞
而藩與觀察遞及之矣遂領帑卜期借州判官田
僖監辦知縣胡予翼經始於三十年八月乙丑落
成於三十二年七月壬午計上城門二南曰迎薰
東曰榆關門外有月城北向以下共計四百三十
五丈下城計八百三十七丈亦爲門二東曰拱岱

西曰瞻華兩城滙計雉堞二千一百一十有四炮
臺角臺三十有四門各有樓惟北樓久圯新爲增
置額曰望闕餘各仍舊共計城門四城樓五又水
門以宣洩時潦者二各門增設卡房以司啟閉殘
者補之廢者興之大寒盛暑停工凡二百有七
十日閱二十三月告峻共費銀一萬一千二百兩
有奇易竊謂平定四面皆山東連畿輔西達秦隴
巴蜀爲三晉門戶形勢險峻女牆星布樓櫓巍煥
士則紘誦於室賈則負販於市兵民共處各安其

業各勵其志熙熙皞皞含哺鼓腹因想見我

國家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休養生息涵濡於百年有餘之深者
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天下之太平久矣且夫不惜
經費不憚興作者

聖天子萬世苞桑之治也宣布德意經畫詳盡者諸大
臣佐治之功也藉手以告一日之成安坐以享無
疆之福者易與都人士千載一時之遇也爰伐石
綴文敬述

帝德以告後之蒞茲土者隨時修葺毋致剝蝕云其月
城上之天衢閣係士民蠲修不與經費之數別有
記

平定州修城記

劉樹坊

古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記曰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國險城郭溝池
也夫以衝要名衢築土爲壘顧令歲久浸剝將周
禮之重掌固大易之戒復隍其謂之何平定爲晉
省東藩舊有上下兩城由來備載州志明嘉靖辛

丑流賊入寇殘掠郡邑延及州城垣墉傾頽罔有
依據居民逃竄多罹毒荼牧圉不固良可慨也會
分守大叅文安王公儀行部至州督刺史周公尚
文重修之王寅八月寇再至民得安堵禦侮捍患
實拜王公之賜嗣後隆慶崇正間粗有補苴迄今
一二百年海宇承平堞廢塹湮樵牧往來若坦途
然蒞茲土者意存乎傳舍見類於道謀迫方公浩
王公祖庚先後奉文估計報部存案未及舉行意
者興廢有時故因循而有待也耶歲壬申文登陶
公來守是邦百廢俱舉治官如家視民如子凡有
建置不要近利圖久遠觀茲傾圮方慮無以式廓
庇斯民也適奉

詔諭行催各省修葺城垣以資鞏固而壯觀瞻晉省計
工凡二十處創與因各不相侔而平定領項最先
辦理較難蓋舊估已定一萬二千兩有奇之數而
續塲又經二十餘年之久經費有常遺漏復多土
民饑餓焉爲公憂之公則慨然引爲己任心殫於
區畫口勤於告誡躬勞於巡視已估者務求完備

未估者毫無遺缺於原估之額復節省二千餘金
良以錢出公帑罔敢虛糜耳由是卑者崇薄者厚
樓櫓雉堞煥然一新巍乎壯哉成金湯矣是役也
土木繁興四民不擾非公臨之以智撫之以仁期
之以信董之以勤孰克肩厥鉅而觀厥成哉信乎
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也工既竣州之紳士父
老奇公之才濡公之澤謀所以不諉我公者屬記
於余竊謂觀甘棠而思召伯歌來暮而美叔度此
固情之所難已而未觀於公之大者也公自下車

以來政治化醞遠懷邇安則鄱陽之烏翔未爲豈
弟矣訟簡刑清移風易俗則成都之琴鶴未爲暇
豫矣摘發如神奸邪屏踪而靈雨四浹轉歉爲豐
則昌平之懸蒲臨淮之隨車未爲卓絕矣修城特
其一端耳胡以記爲且公方崇實出華歌功頌德
之詞毋乃近於諛而拂公意僉曰否否平居聞一
善必考其姓氏詢其里居徵其事蹟鉅細之實劄
記之以觸於目而感於心矧茲役之利賴在生民
而勤施及後世願聞公自衡陽遷平定湘中之咏

歌具在也吾輩好德之情何獨不然則縷其顛末
嘉其貞珉將來之守土者得所考鏡補苴完繕俾
斯城之勿壞焉亦後事之師也甯必爲公之所不
許言及此不覺嘖然曰休哉可以觀治化之行與
直道之公矣爰不揣固陋而爲之記公名易字經
初別號悔軒山東文登人城經始於乙酉八月報
成則丁亥七月也半刺田公僖邢臺人候補令胡
予翼章邱人皆奉委協辦例得備書

嘉山書院記

陶易

我

皇上稽古右文大化翔洽英賢輩出爲世羽儀而守土
之臣亦莫不仰承德意培育人才故書院之設幾
徧天下平定爲三晉門戶素號用武地自元趙諸
公風流相尚郡人始知向學至今日而彬彬郁郁
文學稱極盛焉舊有書院在山澤中非建之於官
無經久計以故興廢不常前牧華亭王祖庚於乾
隆十六年勸捐銀三千六百八十三兩以子錢爲
師生脩脯膏火借學使者行署爲學舍名榆關書

院乾隆三十年奉禮部咨查直省府州縣書院名目余承乏此邦以榆關名義未確改爲嘉山書院咨部纂入一統志增捐膏火七百十七兩學舍之建尚逡巡未遑也又按郡志舊有四賢堂後增爲六以祀元趙諸公歲久堂圯主皆不存此亦修廢舉墜者之一事焉越四年歲科事竣所屬紳士咸來請曰書院權輿於王公而士氣奮興明公蒞任以來加意作人負笈者益眾而學舍猶然未備倘自公倡之吾儕敢不竭力以成此盛舉余嘉其義

亟諾之爲經畫其體制鼎建於上城試院之西大門二門各二間講堂五間梁少宰榜曰千樹堂蓋於樹木得樹人之意後堂五間名崇賢堂內祀趙秉文楊雲翼李治王構呂思誠元好問是爲六賢又增取九疇王克己梁昱喬宇高光烈蹇達楊思孝郝夔孫繼先宋燾馮守禮朱一統張三謨凡仕於州者六人產於州者六人流寓者二人生於屬邑者四人共十九人令諸生朔望釋菜以誌景仰號舍二十八間耳房二十五間補號舍之不及且

備炊爨之所其後建文昌閣一座又穴其東偏隙地得一井築亭其上名曰東井經始於戊子年三月己卯期年而後歲事共用銀三千八百有奇節省銀六百兩仍照前生息庶幾規模粗備可以經久矣勦其事者則樂平令朱君敬修署孟縣令施君大成孟縣令唐君廷槐壽陽令龔君導江也落成之日集諸生於崇賢堂下而告之曰士人以千秋自命不可妄自菲薄崇祀諸賢非以科名焜耀勢位赫奕而祀之也立德立功立言非有一於此

不在此列今諸生揖讓講論讀書砥行以尊師而友而來學豈徒以登科第受爵祿而已必也取法聖賢剖斷道義孝弟廉恥修之於身而於天地人物禮樂食貨兵刑之書博學詳察體用兼該踵武賢哲以無負

聖天子棧樸之化而易亦得藉手以竊附於以人事君之義詎不休哉倘無志於不朽之業而苟且利祿鹵莽名教又何足算哉諸生其共勉之此則余之所深願也夫

天衢閣記

陶易

上城榆關門外月城北向有門爲上下城通衢下臨高坡墩十丈上建譙樓懸巨鐘爲夜守之地重門疊鎖規模巍然明宏治十二年知州吳賢創修名曰嚴更樓嗣後重修而增葺之者四迨乾隆九年守者不戒燬於火前牧方君權建鐘亭一楹勝以陽春待澤蓋隱然以重修之役待諸後來也歲丙戌易奉檄修城下城將告竣紳士耆老詣工所而來請曰鐘樓居兩城之中壯觀瞻而培地派形

家所謂土星也自明公下車以來百廢俱興而此樓未復舊觀尚有美哉猶憾之歎都人士共謀出資以勸盛事明公其有意乎易嘉其好義首蠲百金諸人共蠲銀五百兩有奇經始於是年八月戊午凡四十日而落成適逢翼甯觀察前少宰梁公行部至州周覽城隍榜其額曰天衢閣銀鈎燦爛映照城郭士民聚觀罔不忻悅易反覆尋味而知公之望州人者爲甚切而所以教易者有獨深也在易之大畜之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蓋上九則卦

終而畜成健者皆止賢者皆養良馬相逐王道蕩
平有如天衢也小畜之上君子猶不可以征大畜
之上則畜極而通不家食與涉大川者皆利有攸
往矣六四爲童牛之牯防民惡於未形之象也六
五爲豮豕之牙消民惡於既形之象也至於上九
則不必止惡於未形制惡於既形也而反側盡消
自無一梗化者雜於其間何其如天衢之通達而
無碍也然則公之所以望州人與所以教易者固
如其深且切歟而公之剛健篤實光輝以日新

其德者是可想見易亦惟是兢兢自勉以與都人
士共勉之以無負於公之厚望也夫至於閣之高
大尺丈一仍舊制獨修姓名例得備書以列諸碑
陰

朝暉閣記

陶 易

平定居晉之東界毗連燕趙爲全晉門戶西秦巴
蜀及新疆二萬餘里海隅日出之地來享來王莫
不取道於茲東關五里有新寺焉內廡外郊又一
州之襟喉萊公所謂鎖鑰北門異地而同其形勢

平定州志
一 父老子弟僉議宜建閣以鎮之由來久矣但有其
說無其事日復一日既不見魯靈光之所始又何
言滕王閣之不可廢余自甲申蒞茲土以來修泮
宮坊新天衢閣拓龍神後殿試院州署等處頗有
補苴其大者奉檄葺治城隍土木之工旁午部署
紛如無甯晷古云心勞政拙殆此謂歟茲所廢粗
舉乃以餘力爲之春築其洞秋成其屋少宰梁公
題其名曰朝暉大哉言乎暉者日也朝日之始也
其義爲陽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時也其於人也爲君子其體爲高
明其用爲廣大以之應事以之宅心更因日升之
休凜日昃之戒與吾民熙熙皞皞與路人蕩蕩平
平化日之景正舒以長也洞基寬三丈三尺深二
丈七尺高一丈八尺屋三楹寬一丈八尺六寸深
一丈四尺二寸高二丈用錢七十八萬有奇余捐
俸倡之樂輸姓名列諸碑陰

新建龍神後殿記

陶 易

龍神胡爲有後殿以人道事神禮緣義起也名山

大川俱各有神興雲出雨龍實司之

國家務本計重農功於湖海之地崇厥封號時其禋祀逮及直省而府而州而縣莫不皆然雖山陬僻隅去湖海甚遠必有潤澤一方之神如牧令之於大吏分猷佐化期於滋養民物其意同也平定處晉東偏重巒疊嶂山澤氣通自余蒞任以來年穀順成早魃不爲虐神之澤民也大矣哉丁亥夏五偶缺雨禱雨相率僚屬士民拜諸龍神祠見祠三楹內乃龍母像諸龍神侍之夫滕下承歡人之所

以教孝也古亦有孝子一號風雷效順卧冰一泣雙鯉踊出望茲像者其亦有所感而爲之乎抑確有所見而隱躍以示人神一體之義乎是皆未可知也於是宗有舉無廢之意籌先公後私之宜議更建一殿以肅觀瞻以彰誠敬吏從士從庶民從神其有知亦憑依而罔不從但心力有餘神人共協其如限於地何時國子竇生進而請曰公爲政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廟後尺土生業也願分以勩盛舉余慨然曰生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神其

許諸爰鳩工庀材經始於九月辛丑越二十日而
歲事用二百三十有六緡皆士庶所樂輸者制度
與前殿相埒移龍母暨諸龍神像居之前殿爲龍
神前祠肅祀事迺神庥此以人道事之與神明相
爲感通無敢諂瀆無敢隕越用以昭典禮之所應
有水源之所必及雨暘時若大有頌書余或得藉
手以告無過於斯民也豈不休哉殿基周垣橫九
丈直三丈五尺竇生瑞捐助例得併書

榆關考

張佩芳

延論舊志云平定古榆關郡白思明重修州城記
以爲漢將軍韓信伐趙下井陘時駐兵於此因築
城以榆木塞門肆號榆關然史漢皆不載其事按
隋書高祖記開皇三年三月癸亥城榆關賀婁子
幹傳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榆關之名始見於
此唐書地理志石城有臨渝關一名臨閭關又云
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榆關守捉城通鑑武后
萬歲通天元年秋七月以春官尚書梁武王三思

爲榆關道安撫大使胡三省註曰榆關在勝州界
與突厥接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榆關守捉城
所謂臨渝之險也榆當作渝後唐昭宗天復三年
十一月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
渝關註平州東北至榆關守捉一百九十里渝漢
書音義音喻今讀如榆後梁均王貞明三年初幽
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
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
至進牛口舊置入防禦軍募土兵守之及周德威

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榆關之險契
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通典渝關在平州盧龍縣
東一百八十里續通典宋白曰渝關關城下有渝
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山皆
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
海北連陸關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戍相接
此所以天限戎狄者也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
州西北乃金城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
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

渝關渝關之東卽金人來路也關內之地平樂營
三州自後唐陷於阿保機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
樂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金虜行程云自營州東
至渝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岡複嶺
中有五關唯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亭金坡古
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明一統志云榆關在永
平府撫甯縣東二十里是榆關乃臨渝關在唐宋
平州界內與平定遠不相及而云平定有榆關者
當是平州之誤

新建平定州義學記

姚學瑛

嘗讀柳子厚文至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
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弟去奇邪俾斯人敦忠
睦友祇肅信讓以順於道未嘗不嘆學校之興由
此其選也余備官沁郡山城僻壤亦曾建學親師
栽植多士數年來書院修脯膏火予直以捐俸爲
已任歲在己丑之夏移署平定見夫人文秀美甲
第蟬聯士之服古窮經者比屋皆是特念華門甕
牖之子無力延師不可無義學以廣士類爰就學

宮舊址增益廣化堂三間又於廟戶所居補而葺之爲來學者廣學舍而以歲入官房租息充作修脯一時師儒訓迪士類景從益彬彬乎得造士意矣規模甫定紳士等請記於予予乃進紳士而告之曰古者蒙以養正士之循循規矩入孝出弟端自童蒙始而鄉先生德高望重每不惜餘論以獎成後進迨夫教有正業砥行立名於焉盡出生平之所學上爲

國家宣猷分職媲美典型今日之後生卽他年之先達也諸君準此意以父戒兄勉俾此都子弟屏黜輕儇敦崇實學庶不負余嘉惠後進之初心也旣已宣告諸君退得書數言以記其巔末云

辦建平定義學碑記

自古作人之化立教居先以故國建成均郡崇庠序總以樂育羣英爲國家培植幹計也平定環山爲城城分上下上城舊有書院多士得所觀摩而子弟輩未知句讀又苦無力延師義學之設蓋有不容一日緩者乾隆三十四年適沁州姚刺史署

篆吾郡以爲是誠不可緩也因就學宮左側補葺
舊屋十餘間思延鄉之宿學主講其間而費無所
出適有官房租課歲計可得青蚨六十二貫除禮
相規禮二十四千外尚餘三十八千有奇刺史以
爲此公項也曷弗卽充此爲修脯費於是謀諸廣
文馮公名振徽相與董率其事事成而凡吾郡之
子弟皆得誦習詩書敦崇禮義是直以父母斯民
之任兼師保而大有造於我州矣姚公名學瑛字
光珍號梅園山東鉅野人紳士

宋有祁朱應
爵任用儀等謹誌

榆關會業序

曾尚增

時文一藝耳顧自有明三百年以此取士我

朝因之名公鉅手樹幟文壇膾炙人口豈徒弋科名

亦以驗根柢也余生平最好文自應詞垣出任民

牧宦跡所到必取能文之士鼓舞勸勵俾日琢月

磨得所成就大江南北固天下文薈前此令鳩茲

牧桐川薄書之暇丹黃甲乙頗不辭勞誠好之也

近余補官上黨前司牧設立榆關書院掌教者卽

余丁卯分闈所得士天涯萍跡聚合無端夜雨晨

風我師弟得以共事竒矣而所見諸生文日漸有
進或清而腴或勁而逸不詭於法不染於時余既
喜諸生善自淬厲又幸帶溪兩化之功速也擇其
尤者付諸劄剛非驚名也諸生用是益進於醅將
與古大家並駕不難歌鳴鹿登

天衢直意中事耳余竊大有望於諸生也因序之以言
吳宗濂字儒川號帶溪江蘇華亭人登乾隆丁
卯鄉榜爲會南邨師分校所得士先南邨師主
講嘉山書院後南邨師來牧平定師弟恰爲賓
主嗣南邨師解任亦留主講席數年此編所錄
藝皆帶溪師評隲而南邨師重爲
覈定者故所錄之文允爲精審云

南天門修石路記

鐵保

平定州當太行之麓重岡複嶺道極險阻州西之
南天門奇險尤甚地據山脊勢陡徑仄旁臨深谿
亂石齟齬人馬無可措足推輪脫輻之患日不知
凡幾行旅苦之嘉慶辛未吳君安祖來守是邦以
其地爲晉東首軌當燕秦隴蜀之衝冠蓋相望商
旅輻輳而崎嶇不治是守土者之責也爰進州人
謀捐貲平治之會方伯陳公桂生

陞見入都道出州治嘉其議首先捐廉爲士民倡州之

人咸踴躍樂輸不數月共捐得銀五千七百有奇
吳君簡州士之誠篤者十有六人分掌其貲先購
堅石於他山每石必長二尺寬尺有八寸厚稱之
以期經久石既集乃相度形勢鑿隆填窪狹者闢
仄者平斧鑿畚揭之役日數百人卽令十六人輪
董其事餼廩之費則吳君獨任之凡礪石路十里
有奇增築闌馬石墻八百七十餘丈石坊一座經
始於辛未十月畢工於癸酉四月不費官帑不煩
胥吏而化險爲夷行道兌矣其餘險阻處州民化
於激勸亦次第自行修治皆成坦途焉余自塞上
東旋道經平定適其工將竣樂觀厥成且陳方伯
爲余門下士吳君亦屬在弟子行兩人用心可以
爲守土者法爰爲記巔末立石路隅以告來者

石長史撰贊

偶閱明書忠烈傳石撰山西平定州人仕
爲甯府長史知燕府有逆謀諷王繕守禦
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支解之義胆忠
肝何減景清鐵鉞山川鍾秀生此偉人故

平定州志
鄉來者宜伸憑弔

同郡末學增廣生

員李价人拜書

峨峨石公遺恨燕山挺生石艾聘賁巾綸筮仕甯

府望重鸞班移孝作忠繕守防姦

備燕逆謀靖難兵起

敢逆龍顏謀資卒勁劫我王辱被執不屈支解何

患護衛携貳怨莫弓彎骨委沙漠魂槍鄉關

游魂夜覽

舊山

孰銘孰誅言之淚潛日三長史芳稱人寰

靖難

損軀長

誰與碧葬塞草朱殷

至今血染階前草

傳

氏明書佳傳未刪

當與石公作佳傳也

開修專嶺一帶道路碑

宣麟

州治西偏距城六十餘里曰嶺西嶺者何即專嶺

七嶺寨平嶺也嶺下東西村落皆依山傍麓而居

凡往來道路上峙高峰下臨深澗曲折紆迴寬者

三四尺狹者僅二三尺蠶叢崎嶇恒艱於陟履余

來牧茲土因公赴嶺西目擊險危欲爲開治而公

冗未遑兼顧甲午冬政務稍暇遍歷諸嶺相其形

勢見皆鬆碎石塊非堅頑莫鑿者比因先捐廉六

十兩雇募人夫派撥丁役將三嶺道路開通而平

治之使皆寬八尺有餘以便行旅但余所捐銀數
甚微而險徑之宜開者頗多乃諭令附近各村莊
量力出費以襄厥事共樂輸錢三百八十餘千自
甲午仲冬興工至乙未春工竣甫數月間彼岨矣
嶺有夷之行矣惟我

國家聲教誕敷山陬僻壤咸思急公赴義安步康衢
以仰副

聖天子蕩平正直之化故余有志興作莫不樂善好施
相與以有成是不惟余利物便人之意藉以得遂

卽爾居民所費雖在一時利賴實在數世益孰大
乎爰爲叙其始末并誌捐貲姓名以垂不朽云

重修陽坂坡記

王繼蘭

州城本因山爲之其西南一隅有岌業聳峙高州
城十餘丈嘉水逕其下四周復繚以雉堞謂之上
城上城圍僅三二里許顧學使者署暨書院各官署
倉獄皆在焉其往來上下則必由陽坂坡誠一州
之要道也坡舊疊亂石爲之礧礧然固崎嶇多險
歲久失脩行者益踦蹶不能掉步而無如何也癸

卯春余來刺州甫數月霖雨浹旬上城之水皆由是坡以滙於嘉河激流衝汕而坡以壞其不絕者不可通人余臨視躊躇亟思所以修之而未能平定雖繁劇而環境皆山地多磽确歲所獲恆不給其常時轉輸之勞費芻豆之供支夫役之派撥無日不追呼於閭閻而民以病數年來書院之傾圮試院之湫隘皆藉紳士之力復拓而新之加以海氛不靖軍用浩繁凡州人之影纓而組帶者皆罄藏傾篋以輸於海嶠而伸其敵愾之心以故雖富紳亦病論語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余蒞事方新當士民交病之時而適有不得不勞民之事且如之何嗣與吏目蔡君謀約共捐貲以屬紳士之誠幹者曰平治道塗守土之責也顧力不支何盍因其舊而稍葺之俾可通行諸紳士曰若然明歲又復壞踵而爲之是修無已時也是役也願公之一州之人而大加修治爲一勞永逸之計余曰士民不病乎曰然顧坡平定之要道也如歲歲修之亦平定人之累也費一年而省

於無窮州之人宜樂爲之請書所捐數以倡於眾
於是諸紳士又各捐貲又轉以募於人越日而捐
者雲集於次年春始事在事者復各効所能而分
治之曰若具材若鳩工若司出納若以時督察之
吏目蔡君亦奔走應承之不遑醞嶺燔山邪許競
作越五月而工竣昔之礧礧稱險者今則硤之使
方礧之使易齊整堅湊如砥斯平又爲石闌以防
顛越嗚呼盛哉夫人之好逸而惜費者其恆情也
上之人嚴督之而民情拂民情拂則易者亦難上
之人或喚咻則民情豫民情豫則雖難亦易於以
見天下事大可爲而其要之必本乎人情也余嘉
州人之好義並諸紳士之能計久遠也故勒石記
之其捐貲雖微未必書所以重義亦所以達民情
也是爲記

山防策

寶毓銑

從來戰莫如守守莫如憑險險莫如山平定四面
皆山勢若星拱其雄峙於東北東南者如州東之
固關州東北之娘子關東南之白城嶺樂平之九

龍關皆天生形勝以爲全晉之屏蔽者也方今多
事之秋防堵之策烏可不講謹陳其略如左井陘
之路古稱險要東至板橋之朱家灘西達平定之
石門口上下百餘里仄徑蜿蜒李左車所謂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也而固關適峙乎其間叠
嶂嵯峨雉堞凌霄行道之人多爲咋舌又復關口
狹隘僅通一車所謂一夫當關地也况乎烏道羊
腸關外無屯聚之所深溝窮谷關外少取汲之路
以戰則無所用其眾以攻則無所用其力其勢非
倍道兼程長驅直入不能濟也舊關之坡峻十餘
里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兩岸之山突兀難登上年
宋逆出關後與人道及固關常覺舌不能縮故竊
以爲固關一路不足慮也然而防之之法則不可
不豫舊關居民不下二百餘戶擬卽至誠曉諭勸
令團練戶出一丁可得二百餘人卽以其地之殷
實有膽吝者爲之長脫有不虞團長督率民勇先
以礮木砲石塞斷井陘龍窩口退伏關外兩山之
上遇有爬山越嶺而來冀爲內應者截殺不貸彼

皆土著道路熟習各護身家安有不盡力防堵者
且舊關之民與固關汎兵多係親誼守望相助情
或然也竊以爲防守固關之策官兵不如圍練團
練莫如土民蓋外來官兵統屬雖嚴紀律總疎日
久弊生或姦宿民房或強掠民物其視此方之民
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渺然不關一毫之痛癢賊
未至則虛張聲勢賊既至則先行逃匿甚至姦擄
不時與土民爲讐其初無可奈何遇有警報奸民
乘機勾通逆匪冀害官兵以洩其忿何恤國事乎

此則深可慮者也然意入山西者未必從此道來
也固關迤南數十里爲測魚村之白城一名王家
嶺爲由直隸贊皇入州之一路山徑崎嶇石磴層
疊其狹處僅容一人每秋冬間販鹽棗者往來焉
然皆道路熟習否則易入岔路測魚迤北二十里
爲石門村石壁聳立陡絕千仞深崖無際渺不可
測石門天然遙通一線村民運石壘斷匹馬不能
入然總不如建防於嶺嶺底爲贊皇界現今道路
傳聞其地旅店客寓多爲匪人所据時出竊掠擬

卽會通贊皇臨城二縣各帶兵勇三路緝捕毋存
諱盜之見毋存疆界之私認真辦理務在肅清無
使滋蔓難圖也其防於州境者擬用測魚之士
勇與本地之官勇各分數十人晝夜輪流防察奸
細各帶短兵無需鎗炮如押隊者實力奉行此路
不足憂也九龍關者土人所號爲黃沙嶺者也踞
隘口者爲老人峰唐開府張奉璋曾於此築德化
城竇建德拔王世充命檢校并州總管劉世讓率
萬騎出黃沙嶺襲涪州黃沙嶺之由來久矣東界
贊皇小徑紆迴上下皆有十八盤焉其接直隸趙
州之臨城者爲鶴度嶺接順德府之邢臺者爲馬
嶺關接和順縣者爲松子嶺接井陘者爲靜陽砦
嶺勢高峻俯視一切仰面攻者不能克也越嶺而
西偏北由樂平入平定州偏南抵樂平鄉之南河
由河而西可達太原之榆次故九龍關之防守較
他處更爲緊要竊謂隘口宜築炮臺數處兩旁多
列營房添設火器官兵與團勇更番戍守緣山多
立旂幟以爲疑兵各處小口安置卡房山頭各置

炮手遇有不測放炮爲號彼此救應然總以樂平鄉勇爲之主人樸而力悍地近而饋餉甚優使能與官兵協力相守蔑不濟矣抑聞之守險者必曰依山阻水而水或不能爲我之利而資於敵娘子關外之水是也娘子關古號葦澤城唐平陽公主駐兵於此故名今屬承天都關內迤西則董寨溝又西爲磐石關桃江之水注焉由關而出合瀑布泉達井陘河關外數里爲地都村田多平蕪水勢活潑無事之秋此爲佳境所可慮者非陘距關之

河寬濶平衍雖數千騎皆可飲馬而過由河入地都因民房造飯飽食奪關其勢莫禦蓋娘子關之險不及固關關外既可屯聚水利可濟人馬竊意東來之寇不爭固關而爭娘子關因水利也其防之之法莫先於防地都其防地都之法莫若毒上流彼資於水而水不可用則關前地勢不啻有山而無水矣其他防山之法與防九龍關者將毋同然此惟慎固封守則然耳當小賊不靖之秋值大兵已臨之日以彼走險之鹿終屬游釜之魚鉄鉞

所加煙氛盡掃將見兵原守況勇復歸農而山
之險仍爲往來之通衢也豈不懿哉

34287

所加

見兵

之除仍